

# 周官新義

附考工  
記解

二











周官新義

附考工  
記解

二

王安石撰



中華書局



# 周官新義卷十

## 春官三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

言建國之學政者。凡建國則有學焉。禮記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又曰。禮在瞽宗。則成均、瞽宗皆學名。教學之道。成其虧。均其過。不及而已。謂之成均。義蓋取此。瞽宗蓋言主於樂教。瞽之所宗。大司樂治建國之學政。則以合國子弟而已。其教則使有道有德者焉。死祭於瞽宗。則主以樂教故也。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中庸三德所謂至德。和六德所謂和。孝三德所謂孝。祇則順行之所成。友則友行之所成也。行自外作。立之以禮。德由中出。成之以樂。立之以禮。則爲順行。友行。成之以樂。則爲祇德。友德。蓋事師長所以成敬。不言敬而言祇。則敬之在樂必達而爲祇故也。中所以本道之體。其義達而爲和。其敬達而爲祇。能和祇。則庸德成焉。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易之乾。所謂君德。故繼之以孝。孔子曰。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友則樂德所成終始。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則孝與聖何以異。曰。聖人之於人道也。孝而已。聖人之於天道。則孝不足以言之。此孝與聖所以異。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而孝於三德爲下。則三德

之孝。以知逆惡而已。樂德之孝。成於樂者也。諸侯之孝。不預焉。非特以知逆惡已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道。謂直道其事。諷所以動之。誦則以言。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先王之樂多矣。大司樂用以教國子。此則六樂而已。雲門。大卷。則所謂雲門。大咸。則所謂咸池。大磬。則所謂九磬。謂之九磬。蓋以其九成。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六律。六同。所以考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八音。所以節六舞。六舞。所以大合樂。大合樂。則幽足以致鬼

神。示明足以和邦國。內足以諧萬民。外足以安賓客。遠足以說遠人。微足以作動物。致鬼神。示作樂所

先。故易之豫言。先王作樂。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而已。作動物。則樂之餘事。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

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分樂而序之。則分律而序之。自黃鍾以至無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呂以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門以至大武。以祭。以享。以祀。則以祭地。示。以享人鬼。以祀大神。四望。言祀。蓋方望兼上下之神焉。先以祭。次

以享。次以祀。則祭享祀雖有所分。至用樂。則於鬼神前皆備其物。達其意。致其道焉。備其物。則祭也。達其義。則享也。致其道。則祀也。先妣在先祖之上。則姜嫄也。姜嫄特祀。其後以爲祿神。祿神而序之。先祖之上。則先祖之所自出故也。分樂以祭。以享。以祀。言所不及者衆。蓋其用也。亦上下比義而已。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節。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節。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節。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節。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節。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凡此六樂所致。蓋皆合萬物而索饗之之時。天曰神。地曰節。物曰物。所謂土節。則原隰之節。所謂象物。則在天成象者也。羽物輕疾。故致之易。介物重遲。故致之難。象物恍惚無形。則其致之尤難。川澤以下之屬。虛故致之易。以下之屬四字元本無據義疏增墳衍實。故致之難。天神遠人而尊。則其致之尤難。其餘所致先後。

蓋其大致如斯而已。

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節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圜丘。正東方之律。帝與萬物相見。於是出焉。天無乎不覆。求天神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帝所出之。

方而已。故以圓鍾爲宮。函鍾、西南方之律。萬物於是致養乎地。地無乎不載。求地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物致養之方而已。故以函鍾爲宮。黃鍾、正北方之律也。萬物於是藏焉。死者之所首也。鬼無乎不之。求人鬼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死者所首之方而已。故以黃鍾爲宮。三宮如此。其他則以聲類求之。各有所宜。天神孤竹之管。則以陽爲奇。地示孫竹之管。則以陰爲重。爲小人鬼在宗廟。又致以冬之日至而陰竹之管。則凡聲陽也。又用陽竹之管。則純於陽矣。非所以致鬼於此謂之九磬。蓋宗廟九變。以磬九成故也。然則圓丘方丘六變八變。亦各以其樂成與。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社。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憂之日短。則令去樂而已。憂之日長。則令弛縣焉。異哉。異而不大。大哉。大矣。而不必異。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厥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小舞。則大卷。大咸。之屬。旄舞。則旄人所教之舞。人舞。則手舞而已。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鴈首爲節。大夫以

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者。樂仁而殺以時。諸侯以貍首爲節者。樂御而射以禮。大夫以采蘋爲節者。樂循。士以采蘋爲節者。樂不失職。采蘋。取不遠於瀆而已。在諸侯之義。則爲能制節。在士之義。則爲足以循瀆。蓋非先王之瀆。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瀆服不敢服。是爲卿大夫之孝。非士所及。故樂循瀆者大夫。而樂不失職者士。射。士職也。不言孤卿。則以射人見之。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正。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皐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禮以陳爲備。樂以奏爲備。故禮則告備而後行禮。樂則樂成而後告備。詔來瞽。皐舞。詔瞽使來。詔舞使。緩。令相。令相瞽者使出。凡喪。陳樂器。則陳而不作。猶大喪之廬焉。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以待致諸子者。至則以待之。不至則以致之。春入學舍采。則以始入學。禮先師。釋菜焉。合舞。則春貌之時故也。秋頒學。則以春始入學。未知其分藝所宜。至秋而可知也。於是分授以所學。合聲。則秋言之時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之聲以言爲本。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則會六

樂而舞之。其列衆。其變繁。易亂而難治。故也。六聲有文舞焉。有武舞焉。征誅揖讓之序。盡此矣。蓋其義則有孔子爲之三月不知肉味者。非窮神知化。孰能究此者。故先王成人終始于此而已。義疏序宮中之事。王氏安石謂比國子宿衛宮中而學道藝。案此注今本佚。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曠其不敬者。巡肄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官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

肆師誅其怠慢者。則祭以懲慢爲先。小胥撻其怠慢者。則學以懲怠爲急。祭言誅之政也。學言撻之教也。有司則加訶責。學士則用教刑。有司以下十二字。據義疏增。堵言半。半合是以爲宮。肆言全。全而後可肆也。鄭氏

謂宮四面象宮室。軒去其一面。判又去其一面。

大師掌六律六回。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六德所謂中和祗庸孝友也。以六德爲之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爲之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登歌下管。則道以無所因爲上。有所得爲下。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詔吉凶使知所戒一體之盈虛通于天地應于萬物故占之以夢卜。眡之以視象聽之以同律皆得其詳焉。

大喪帥瞽而厥作圖諡凡國之瞽矇正焉。

史序事王行見于事故大史讀誅瞽掌樂王德成于樂故大師作諡諡成德之名也。

小師掌鼓鼓祝祝敵塤簫管絃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厥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瞽矇掌播鼗祝敵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世奠繫當從故書世帝繫古書有謂之帝繫者。

此注據刪翼增。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厥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鼗愷獻亦如之。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礪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錡。回聲衍。侈聲侏。龔聲儼。薄聲甄。厚聲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爲十有二聲辨十有二聲襍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爲樂器。

天地以下據刪翼增。

本起於黃鍾。始於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其長則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而生。故凡爲樂器。以十二律爲之數度。磬聲生於高。肆聲生於下。甄聲生於薄。石聲生於厚。高下厚薄之所屬。所制則有齊矣。羸聲生於達。衍聲生於回。柞聲生於修。鬱聲生於杳。達回修杳之所屬。所容則有量矣。故凡爲樂器。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聲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凡祭祀。奏縵樂。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祫夏。騶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掌鼗鼓。縵樂。

笙師掌教敎竽。笙。埙。簫。簫。篪。簞。管。春。牘。應。雅。以教祫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廡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鍾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饗。皆鼓之。守饗。亦如之。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鼓愷樂。掌於鍾師者。鍾師掌金奏之鼓。其所掌樂金爲主。軍以金止。旣勝矣。欲戢兵之意。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敎。籥。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簫如箏三孔主中聲而上下律呂於是乎生大司樂泣厥樂器泣之而已。眡瞭厥樂器則厥之者也。笙師、鐃師及此職厥其樂器則各自厥其官之器。非若眡瞭掌大師之縣者也。故言其以別之。大司樂以下據義疏增。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土鼓禮記所謂蕢桴土鼓、豳籥豳國之籥王業之起本於豳、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皆以本始民事。息老物則息使復本反始。故所擊者土鼓、所歛者豳籥。其章用豳詩焉。豳雅、豳頌謂之雅頌。則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中春晝書所謂日中、陽於是而分、故逆暑中秋夜書所謂宵中、陰於是而分、故迎寒。中春以下據刪翼增。逆暑迎寒不言國而祈年息老物言國則祈年息老物通乎下。故言國

以別之。田祖禮記所謂先嗇田畯禮記所謂司嗇司嗇本始民事施於有政者。田祖以下據訂義增。韞韁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筭虞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歛筭虞典庸器而掌藏樂器設筭虞者樂凡以象民功而筭虞則設業焉。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歛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

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占夢以歲時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則所謂經運。蓋歲時日月星辰之運。此注據訂義增。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征。行役討伐象。天象變動。與有所與。謀有所謀。果。果不與否。至。至不。雨。雨不。瘳。瘳不。征事大及衆。故征爲先。瘳不及衆。私憂而已。故瘳爲後。象則天事之大。雨則天事之小。天事之大而在征後。則天道遠。人道邇。故也。先雨後瘳。則雨及衆故也。與先謀。則有所與之宜慎。甚於有所謀。謀先果。至則果。既有爲也。卜其果而已。至既有行也。卜其至而已。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大卜以龜八命贊兆易夢之占。而占人以八筮占頌。則占龜以筮夢合焉。故洪範大疑謀及卜筮。兩眊其從違。以斷吉凶。而武王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吉凶之變。休戚之情。見於蓍龜。動於四體。見於蓍龜。故取於朽骨之象。枯莖之數。動於四體。故取於精神之寓。電氣之交。則龜蓍夢三者。未嘗不相須以爲用焉。洪範大疑謀及卜筮。兩眊其從違。以斷吉凶。而武王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大卜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則亦以龜筮夢合而占也。八命者。邦君之八命也。以邦事卜之龜。故用三兆之灋。以占之。以邦事筮之蓍。故用三易之灋。以占之。以邦事考之夢。故用三夢之灋。以占之。作八命。非特占之於龜。亦驗之於筮。叶之於夢而後已。故有贊其占者焉。蓋以三兆三易三夢爲正。以言辭之命贊之。

而已。如是則國家之吉者可以前知。凶則詔王正厥事以救之也。所謂救政者。修政以救凶災也。蓋吉凶之變。雖出乎天。而其所以感召之者。實自乎人。知凶而修政以救之。則可以轉禍爲福矣。古之人固有以人君之言善而致災惑之退舍。孰謂救政之不可爲與。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大封。謂封國命諸侯。

八字據義疏增。

作龜者。作其兆。命龜者。命以故。貞龜者。貞其兆之吉凶。凡國大貞。卜立君。

卜大封。皆卜而貞之。大祭祀。國大遷。大師。凡喪事。皆作而命之。或言作。或言命。或言卜。或言貞。相備而已。國大貞。既言貞矣。卜立君。卜大封。人事。故於是言作龜焉。大祭祀。則聽於神而已。故於是言命龜焉。大遷。大師。其事在衆。尤須人謀。以貞爲主。故於是言貞龜焉。以貞爲主。故成王征三監。淮夷。而庶邦君。越庶士。御事。反曰。王害不遠卜也。作龜必眡高者。龜天產。其兆象天事也。凡旅。陳龜。蓋陳而不作。與陳樂器同。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龜八。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蠃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

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蕤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蒸燠遂獻其燠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眊吉凶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筮有八故龜有八命命言所以令龜故言所以令筮或言故或言命相備也八筮則八故之筮八命則八命之頌八卦則八筮之卦卜人掌占龜也而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眊吉凶則以筮合而占焉占體占色占墨占坼皆占龜而曰凡卜筮則筮占體故也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筮占體於此見矣龜作之而坼坼而後墨與色可知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坼焉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事之序也先言占體則以尊卑之序言之

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繫幣以比其命者繫幣於龜筮而書所命以比之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則以考官占龜矣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式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者兼用卜筮而尊龜焉故後之上春相筮則筮有嫩惡如龜矣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

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人之精神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掌其歲時，則掌占夢之歲時而已。寤夢若狐突夢太子申生，正夢鄭氏謂平安自夢。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

問王夢而占之，吉則獻王，不吉則舍萌于四方，以贈焉。吉凶有萌，則見於夢，故其贈也舍萌焉。遂令始難毆疫，則內無釁，然後自外至者可索而毆也。

昴，祲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昴，二曰象，三曰鑑，四曰監，五曰閭，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隋，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物反爲妖，兆見爲祥。吉凶則妖祥之成事，人不安宅，則昴祲掌以灋爲之安宅，又爲敘其妖祥而降之。若保章氏降豐荒之祲象，正歲則行事者，行安宅敘降之事，歲終則弊其事者，弊其正歲所行之事，不言會而言弊，則不可會也，弊之而已。





# 周官新義卷十一

## 春官四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順祝。所謂順豐年。年祝。所謂逆時雨。寧風旱。吉祝。所謂祈福祥。化祝。所謂弭災兵。遠臯疾。瑞祝。則若金。滕植璧。秉圭。筴祝。則金滕冊祝是也。遠臯疾。所謂永貞。餘皆所謂祈福祥。而吉祝則非有所指求。是以爲祈福祥之正。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禮。四曰禁。五曰攻。六曰說。

類。類上帝之屬。造。造于祖之屬。禮。禮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禁。春秋祭禁之屬。攻。以攻禁攻之之屬。說。以攻說禴之之屬。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

命。誥。誅。言其事之辭。祠。會。禱。言其辭之事。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靈號。六曰幣號。牲靈幣亦皆爲之號。禮之敬文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命祭。禮記所謂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周祭。禮記所謂殺之序。徧祭之。振祭。儀禮所謂取肝擗于醢。振祭。擗祭。儀禮所謂取苴擗于醢。祭于豆間。絕祭。儀禮所謂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共祭。膳夫。肆師。所謂授祭。唯衍炮。繚祭。無所經見。然鄉飲酒禮言弗繚。則祭有繚者矣。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以享右祭祀。

享尊在已上者。右尊在已右者。

凡大禋祀。肆享祭。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燾。逆性。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皐舞。號祝。號致焉。而後祝也。執明水火。則明水火之爲物。致潔而清明。大禋祀。致其精以祀也。肆享。致其全以享也。祭。示致其察以祭也。上所致如此。而祀陳信於鬼神。則其所執宜以至潔而清明。來瞽。則樂師詔之大祝來之。皐舞。則樂師詔之。太祝令之。

相尸禮。既祭。令徹大喪。始崩。以肆。鬯。溲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言甸人讀禱者。於甸人讀禱。則大祝言於匱。使知焉。

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彌與小祝。所謂彌裁兵同義。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獸于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大師先社後祖。陰事也。大會同先廟後社。陽事也。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大宗伯言大封告后土。今此言建邦國。則唯建邦國爲大封矣。逆祀命。謂命之祀而弗祀。非所命而祀焉。頒祭號于邦國都鄙。謂頒其所得用之祭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羣疾。大祭祀。逆蠶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酺。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澍。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

大師掌釁祈號祝者。左氏傳所謂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也。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保郊。保神壇之在郊者。社不在郊。無事。保祀之而已。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啟。及朝。御匱。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

勸防。爲行匱也。勸。勸力。防。防傾虧。辟。辟殯。啟。啟敢塗。朝。朝廟奠。奠匱以祝御匱。則象其生時。既御匱出。

宮後祝代之執事。說載除飾爲將窆故也。弔用巫祝臨死者故也。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勝國邑之社稷喪之類。故喪祝掌其事。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禰牲。禰馬。皆掌其祝號。

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則出而時田。故舍奠。田亦以遷祖行。則奠以祖爲正。故曰禰亦如之。大祝造于祖。不言廟。今此言廟者。言奠不言廟。則嫌奠于行主而已。及郊。饁獸。釋奠于祖禰。不言廟。則亦言禰。非行主可知也。凡言師田。師不必田。田不必師。今此言師甸。而其事皆田。又甸祝所掌。則是用師以田而已。小宗伯言頒禽。于此言斂。相備也。禰牲。禰馬。許慎以爲禰。禱牲馬之祭。而引詩既伯既禰以釋之。今詩禰爲禱。則禰禱蓋同義。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禁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於人也。盟詛以要之。於鬼神也。類造攻說禱禁以求之。此民之所不能免也。先王與同患焉。因爲典禮而置官以掌之。弭亂救災。於是乎在矣。所載于盟詛之書。是謂國之信用。有劑焉以信其約。是謂邦國之劑信。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恆。祭祀則共巫主及道布及菹

館凡祭祀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帥女巫也。不言女。則以女巫見之。造巫恆。造其所禳之恆事也。恆。久也。其所造事。災弭而後止焉。非頃而已。巫神所降。故喪事有巫降之禮焉。盡愛之道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授號者。授祭者以祭號。旁招以茅者。以茅招所祀四方之神。以茅則與藉之用茅同意。堂贈。蓋歲有事於堂而贈焉。無方。則唯巫之所之。無算。則唯巫之所用。招。招福祥。弭。弭禍祟。於喪祝言王弔。則與巫前。然後知其爲喪祝。於男巫言王弔。則與祝前。然後知其爲男巫。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女。陰物。舞。陽事。舞女。以助達陰中之陽。用巫。則以接神。故也。國大旱。則旱大矣。又徧國焉。故司巫帥舞。旱暵。則不至是也。故女巫舞之而已。歌以致神。哭以祈哀。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蓋六官所藏約劑。有登于司約而藏焉。大史又藏焉。則以貳六官所藏及其所登者參之攷之故也。者下七字據訂義增辟灋。啓其書。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歷日月以正歲年。正歲年以序事。序事以授時。頒之于官府都鄙。授事時也。歲則馮相氏所謂十有二歲年。則若春秋書年。頒告朔。亦授以事時也。謂之告朔。則諸侯以所頒藏于祖廟。朔月則告廟而受行之。月日時有常。而置閏無常。無常者。變也。一閏一闕。利用出入。有常者。待是焉。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辨灋辟灋。不信則刑之。尊灋故也。辨事。則事有大小。不皆刑也。故言誅之而已。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

大祭祀。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會同朝覲。言以書協禮事。祭祀所謂事。卽禮事。會同朝覲所謂書。卽禮書。相備而已。抱天時。謂抱以知天時之器。抱天時以下。據訂義增。

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諡。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鄭氏謂史讀誄。大師帥誓作諡。王誄諡成于天道中。形爲閭虎咒鹿之屬。而鑿中以盛算。明善射多算。則能勝物而制之以爲用。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敍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

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

鄭氏謂小史敘俎簋以大史與羣執事讀禮灋爲節卿大夫之喪卽大史所謂小喪鄭氏所謂讀誅亦以大史賜諡爲節事相成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至日春秋至月以辨四時之序

敘事春作夏訛秋成冬易厥民析因夷隲之屬是也天位星鳥星火星昴星虛之屬是也馮相氏辨而會之義和之事也而以中士爲之則世及于此略天道詳人事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掌天星者掌天與星也所謂日月之變動五雲之物十有二風皆天也遷亦變動變動吉凶之所生然天不因人而成故仰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俯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分星各有所主封域歲無常主異於分星故以其相觀天下之妖祥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五雲之物或兆吉凶或兆水旱兆水旱故以其物降豐荒之祲象使人知而爲備氣祥謂之祲形本謂之象以風察天地之和和則無事矣不和也則命乖別之妖祥焉乖別在人而妖祥先見於風則亦人

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故也。豐荒之變象言降。乖別之妖祥言命。皆命而降之也。命謂名言之。救政。救凶荒乖別之政。序事。救政之事。所當先後緩急。詔以詔上。訪以訪下。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謂之八枋之灋。則其所掌者灋而已。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敍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上以道制之。下守以爲灋。上以命使之。下稟以爲令。敍事。事治先後也。納。納言于上。訪。訪事于下。受納。則受其所納之言。受訪。則受其所訪之對。掌敍事之灋。所以詔聽其事。受納訪。所以詔聽其情。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策。竹爲之。方。木爲之。命以爲之節。故以策命之。祿及賞賜。則以仁之。故以方出之。名之曰方。則有義存焉。讀四方之事書。次于策命之後。則事非命不立故也。言書王命。次于方出之之後。則以命非祿及賞賜不行故也。內史所掌。始於八枋之灋。蓋爵祿廢置。生殺予奪。無道揆。無灋守。而枋移于小人。則何灋之能立。何令之能行。何治之能聽。雖有爵祿賞賜。適足誘天下而爲邪。讀四方之事書。則以納罔欺而已。書王命而藏之。則以記過惡而已。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命。後世所謂制也。故內史書之。令。後世所謂詔也。故外史書之。外令。國令也。外史掌書之。而內史執其貳。謂之外令。以別於女史之內令。書名者。字也。字所以正名百物。故謂之名。此注據訂義增。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凡數從政者。若今御史掌班簿。此注據刪翼增。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敍之。以治其出入。

掌公車之政令者。自庶人乘役車以上。皆非私車也。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敍之。以治其出入者。等其上下。敍其先後。則以治其出入。是故有先路綴路次路之名焉。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玉德之美。故以祀金。義之和。故以賓。同姓以封。象。義之辨。故以朝。異姓以封。革。義之制。故以卽戎。以封四衛。蓋革而制之。以扞外蔽內。是乃所謂義之制也。且戎路不革。無以待敵。謂之四衛。故欲其扞外蔽內也。木。仁之質也。故以田。以封蕃國。觀騶虞之詩。則田事貴仁。可知也。蕃國不及以政。則亦仁之而已。且田路不革。無所戒故也。大常象天。有日月焉。大旂象春。有交龍焉。大赤象夏。正南方之物也。大白象秋。正西方之物也。大麾象冬。正北方之物也。玉路。德之美也。大常。則以道格之。金路。義之和也。大旂。則

以仁接之。象路、義之辨也。大赤，則以禮示之。革路、義之制也。大白，則以義受之。木路、仁之施也。大麾，則以知服之。自大旂以下，其以封也，爲賜而已。非諸侯所建。諸侯所建，則皆旂而已。亦非所謂大旂也。故此諸旗，義主於王，而皆不以象諸侯之德。言同姓以封，而不言以封同姓。言異姓以封，而不言以封異姓。則嫌以賓獨賓同姓，以朝獨朝異姓故也。建大麾以田，而司馬辨旗物之用不言者，司馬所辨，教治兵而已。旣教治兵，遂以獮田，於是建大麾焉。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嬰、羽蓋。

后五路，其制皆不可考。然言翟，則必以翟飾。言輦，則必以人輓。自翟車以下，皆有容蓋。自輦車以上，則皆有握。自輦車以上，則皆有嬰、羽蓋。服物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故也。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馵、尾囊、疏飾。小服皆疏。素車、焚蔽、犬馵、素飾。小服皆素。藋車、藋蔽、鹿淺馵、革飾。駟車、藋蔽、然馵、髹飾、漆車、藩蔽、犴馵、雀飾。

喪車之制，皆不可考。然木車蔽、馵、囊、服，皆疏，則必始喪所乘。素車蔽、馵、服，皆素，則少變而飾以素。不皆疏矣。蓋後車變而彌吉，以至于喪除焉。犬馵，則以犬皮爲車臂。尾囊，則以犬尾爲兵囊。疏飾，則用素而疏。素飾，則變疏而素。小服，則矢服之小者。鹿淺馵，則以鹿之淺毛爲馵。革飾，則又以其革飾焉。然馵，則以然皮爲臂。髹飾，則飾以髹色。犴馵，則以犴皮爲馵。雀飾，則飾以雀色。革不言色，蓋如素車用素。髹與

雀不言物。蓋如藻車用革。木車尾囊。鄭氏以爲始喪君道尙微。與書以虎賁百人逆子釗同意。蓋素車去囊。藻車去服。則宅宗久。位定矣。浸可以不戒也。犬禭。則始宅宗之時。先王之政不可變。先王之器不可失。當守而已。故禭用犬尾囊。則明其爲御之末。小服。則明其爲戒之小。鹿淺禭。則鹿之爲物。知接其類。始喪則與人辨。稍吉則與人接。其接之淺矣。故禭用鹿淺。然禭。則然之爲物。行有先後。食有長幼。喪事變而彌吉。則將用禮焉。故禭用然。犴禭。則犴夷犬也。其守在夷。方喪之時。宅宗而已。將卽吉。則王政施焉。將在四夷。故禭用犴。禭用犴。則異于犬禭尾囊遠矣。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齋于職幣。

夏篆。以采篆飾車也。夏纁。則采而不篆。墨車。則墨而不采。棧車。則無飾矣。考工記曰。棧車欲弇。飾車欲侈。墨車以上。皆飾車也。役車。鄭氏謂可載任器以共役。然謂之乘。則非特以載任器矣。自役車以上。皆

自役車以下  
據訂義增

有等者。其用固有常。餘或良或散。唯所用而已。大喪。飾遣車。遂廬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嚶啓關。陳車。小喪。共圻路與其飾。廬之於宮。行之以適墓。

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弊則更之。闕則續之。有須弊車爲用。則共之。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出路者，或乘之，或陳之。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厭革車，大射，共三乏。

此五車者，皆戎車，故各有萃。萃，隊也。戎路，所謂革路。廣車，則左氏傳所謂乘廣。闕車，則左氏傳所謂游闕。輕車，則孫武所謂馳車。萃車，蓋輜車有屏蔽者也。各以其萃，則其車之萃，伍習睦焉。訂義引：作各以其萃，言革車，則五戎備厥焉。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旟，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旄，析羽爲旌。

自常以下，凡九物，而旗居其一，謂之九旗，則猶公侯伯子男謂之諸侯，旗之名，則旂、常、旟、物之屬。旗之物，則通帛、雜帛之屬，各有屬，以待國事。則自王以下，各有屬，建旗，則使其屬視而從焉，則凡以待國事，謂國有祭祀，師田，賓客之事。十一字據義疏增日月爲常，天道之運也。交龍爲旂，君德之用也。能升能降，乃不能亢，故爲交龍焉。通帛爲旟，純赤而已，赤之爲色，宣布著見於文從亶，義可知矣。雜帛爲物，則兼赤白焉。陰陽之義也。熊虎爲旗，義之屬也。尙毅以猛，鳥隼爲旟，禮之屬也。貴摯以速，龜蛇爲旐，和之屬也。取

完以果。夫介其所以完也。夫螫其所以果也。全羽爲旄。以全而遂之爲義。析羽爲旌。以析而旌之爲義。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旗。道車載旂。旂車載旌。

王建大常。則志天道也。諸侯建旂。則志君德也。孤卿建旌。則重以事上也。士建物。則士雖賤。亦物其所屬焉。物其所屬。則一陰一陽。曷可少哉。然物莫不貴陽而賤陰。則帛之雜不如通之貴矣。師都建旗。則以毅猛致其義。州里建旗。則以毅速致其禮。縣鄙建旗。則以完果致其智。以完果致其智。則所以戡其敵。以毅速致其禮。則所以衛其上。以毅猛致其義。則所以用其衆。卑而遠者。能戡其敵。貴而近者。能衛其上。爲之將者。能用其衆。軍旅之事。如斯而已。所謂師都。則孤卿也。三孤一位。而有師保傅之名。大舉師。則保傅從之矣。此孤所以謂之師。卿采邑爲都。詩所謂都人。則卿之有都者也。此卿所以謂之都。於其事上。則謂之孤卿。於其涖衆。則謂之師都。於其涖軍。則又謂之軍吏。大司馬所謂軍吏載旗。是也。師都建旗。及教治兵。則載旗焉。以軍吏載旗故也。州里。州所里也。五黨爲州。州所建旗。則建於州長之所里。故曰州里建旗。州言里。縣鄙亦各建於其里。可知也。縣。縣正鄙。鄙師。縣鄙建旗。則遂官降卿一等故也。言州建旗。而不言鄉所建。則鄉大夫卿所謂師都是也。言縣建旗。而不言遂所建。則遂大夫與州長皆中大夫。且縣建旗。則遂建旗可知也。言州建旗。而不言黨所建。則黨正與縣正皆下大夫。且州建旗。則黨建旗亦可知也。蓋軍自旅以上。乃有旗。故鄉遂所建。自鄙以上而已。道車載旂。則乘以朝焉。以底

天下之道全而遂之。旂車載旌。則乘以游焉。以閱天下之故。析而旌之。蓋王者朝無非道也。游無非事也。旌旄言載。在車故也。自旂以上言建。則凡祭祀會同賓客建焉。不必在車。觀禮所謂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皆就其旂而立是也。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官府事異。所畫象其事。則足以相別。州里及家別無異事。故所畫象其名號以別之。元作亦如之。師都從訂義正。

州里縣鄙類也。而州里居中焉。言州里。則師都縣鄙亦象其名。從可知矣。祭祀會同賓客各建其旗者。

衆之所會。使各視旗而知所從焉。置旌門。則置之而已。於是掌舍受而設焉。

大喪共銘旌。建厭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

共更旌。

軍事則以旌旗作其衆。且有進退。故建之。及致民。則置之而已。無所事建。置者植之。弊者仆之。歲時共。

更旌者。弊則更之。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境。國有大故。則。

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

禁令。

都宗人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者。以其掌都祭祀之禮。故使與小祝保神壇之在外者焉。小祝言保郊。此言保羣神之壇。相備也。都宗人正都禮與其服。則家如之矣。家宗人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則都如之矣。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則家亦如之矣。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則都亦如之矣。既祭。反命于國。則雖非國故禱祠。亦必命之祭。然後祭。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所居。辨其名物。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所物。以禮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日月星謂之三辰。其氣物時數升降出入往來。鬼神所各以象類從焉。故三辰之法。可以猶鬼神所居。辨其民物。





## 周官新義卷十二

### 夏官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卅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卅有二人。徒三百有廿八。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廿有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廿八人。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司爨下士二人。徒六人。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廿人。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廿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人之左手不如右強。故車胥勇力之士謂之右。此註據訂義增。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方相氏狂夫四人。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廿人。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廿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橐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廿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齊右下大夫二人。

道右上士二人。

大馭中大夫二人。

戎僕中大夫二人。

齊僕下大夫二人。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馭夫中士廿人。下士四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趣馬下士卓一人。徒四人。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廿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廿人。

木高則氣澤不至而橐弓矢之材。以木之橐者爲之。鄭氏謂引王氏語。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遂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擇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嘗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

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皆若人之瘦皆。使其彊更弱。其衆更寡。所以正其馮弱犯寡之罪也。賊殺其親則正之者。正以服屬之

濃。此注據刪翼增。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敘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方千里曰畿。則禹貢所謂甸服也。甸服面五百里。則爲方千里矣。其外侯畿。甸畿。禹貢所謂侯服也。又其外男畿。采畿。禹貢所謂綏服也。又其外衛畿。蠻畿。禹貢所謂要服也。又其外夷畿。鎮畿。禹貢所謂荒服也。又其外蕃畿。在禹貢五服之外。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錫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鐃。

中春。教振旅者。春陽用事。非兵之時。雖如戰之陳。而平列陳。則無事於戰矣。春陽以下。據訂義增。鼓。陽也。尊者執

之金、陰也。卑者執之。鐃以止鼓。與陽更用事焉。故卒長執之。通鼓、節鼓。佐陽而已。故兩司馬、公司馬執之。謂之公。以別於私。亦稱司馬。所謂家司馬是也。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社者。土神也。據訂義增。

中夏。教茷舍。如振旅之陳。羣吏譟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蒐田。如蒐之法。車幣獻禽以享禱。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旗。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旂。百官載旛。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攬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鐃。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敝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卽陳。乃設驅逆。

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羣吏以鼓鐸旗物各帥其民而致。則皆致之大司馬焉。師欲聽於一也。羣吏以下。據刪翼增。使民以其死。刑誅不

如是之嚴。則民弗爲使矣。然前期戒衆庶而後至可誅。既陳而誓。然後不用命者可斬。四時皆教而後

田。田習用衆焉。言教而後可用也。四時以下。據刪翼增。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泚大卜。帥執事洩蠶主及軍器。及致。建大

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既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

厭而奉主車。

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則司馬致民。宜以王之大常矣。凡此皆示其致民之命有所受之也。以上據訂義增。

以先愷樂獻於社。怒釋而爲愷故也。據刪翼增。

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

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大司馬於大役與慮事。欲知其故之可否。屬其植。欲知其人之多寡。受其要。欲知其功之等差。事成而

考之。以行誅賞。此注據訂義增。

小司馬之職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眊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

王有天下。諸侯則有一國。召南言國君積行累功。又曰羔羊鵲巢之功效。左傳云。諸侯言時計功。則功以國功爲主也。王有以下據刪翼增。大烝冬之大享。常是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宜矣。事勞若一時有劇易。戰多。

若一敵有堅脆。若此屬不可爲常。故輕重眊功。事勞以下據訂義增。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驚馬。皆有物賈。網惡馬。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每馬各以三物量之。以知其所宜。以上據刪翼增。綱。謂以縻索維之。所以制其奔蹏也。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醢之數量。掌喪

祭奠饔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罍歷而皆飲之。

受罍歷而皆飲之。受罍傳之他器而皆飲之也。鬱人於祭祀達其氣臭以始之。量人於祭祀制其量數以成之。刪翼引此始之下有曰交神以饗者也。成之下有曰事神以禮者也。二者本末相成皆所以致福而達氣臭以始之者主王制量

數以成之者主宰故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罍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宰制則與鬱人受罍歷而皆飲之皆飲所以致福者盡矣。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穀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禋飾其牲釐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禋釐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飾羔若禮所謂飾羔鴈者以續也灋羊謂牢禮之灋所用也。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燿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舉火曰燿祭祀用燿故祭焉。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

之夜亦如之。夜三鑿以號戒。

古者有城守則樹焉。國語所謂城守之木是也。有溝涂則樹焉。司險所謂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以爲阻固是也。司險樹之掌固修之。古者下以據訂義增士者公卿大夫之適而已。命者也。庶子者國子之倅而未

命者也。衆庶則其地之人民遞守者也。夫士庶子所使帥衆庶而頒其守則遠近均焉。勞逸更焉。公卿大夫洊職於內而子弟守固於外。休戚一體之道也。公卿以下二十二字據義疏增分其財用以給守事。均其稍食以養守者。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固之。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掌疆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方各設其人以候有方治者致之送之。

環人掌致師察軍憲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讎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搏讎賊以下皆環人巡邦國之事。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舂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

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

三公執璧則以有君之體而不致其用也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射之爲道利以直達有括則不至治達如之故掌治達者在射人也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騶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豢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

侯而祭之則神無不在而君子無所不用其至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抗皮贊張侯待獲皆服不服之意故服不氏掌之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鳥鳧。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先王置官。大抵兼職。射鳥氏雖無所兼。其所射以共賓客膳獻。亦足以償祿矣。使毆鳥鳧以并夾取矢。雖若不急。然上下無乏事。則以事爲之制故也。

羅氏。掌羅鳥。鳥鵲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羞之鳥。

共卵及鳥物。與獸同義。翠羽羽翮之屬是也。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賜出於王之恩。恩有厚薄。賜有多寡。又何常之有。且賜而有常。則辟無以作福矣。

正朝饗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所謂治朝也。若朝士之位。與此不同者。彼外朝之灋。聽獄。弊訟。詢衆庶之朝也。所謂以下。據朝裏增。鄉明以聽天

下者王也。故南鄉。面王而答之者公也。故北面。孤佑王者也。故東面。鄉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故南面。順王所向焉。三公東上。則北面以東爲右故也。自孤以下。皆以近尊爲上。公以下皆言面。王獨言嚮。不斥其體尊故也。

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

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天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

上言國子之倅而下言帥國子致于太子則諸子掌國子及其倅非特倅也上言以下據刪翼增司馬弗正國正弗及則是諸子正之太子用之而已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比其乘則比其乘之馬使齊力屬其右則屬其右之人使同心先王既合萬民之卒伍以時習之皆使知戰矣又屬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於司右使掌其政令則軍旅之事有選鋒以待敵齊民得免死焉無事之時武夫皆寓於官府無所奮其私鬥矣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闕。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于四方。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持輪所以爲安也。

七字據訂義增

旅賁則王衛之尤親者。王吉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

服亦與王同其憂樂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衰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 周官新義卷十三

夏官二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胝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王胝朝胝治朝也。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違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路鼓四面。示欲四方無所不達。大寢之門外。自外至者莫近焉。則欲其聞之速也。先言路鼓以下據刪翼增窮者。

欲其速達。甚于違令。王之牲事。以事鬼神。苟外不能治其人。內不能正其身。雖日用牲祭鬼神猶弗享也。大臣衆矣。所與治其人。莫尊於大宰。近臣衆矣。所與正其身。莫親於大僕。故贊牲事以此兩官。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胝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戒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詆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肆師誅其慢慢謂不肅也祭祀誅其不敬則非不肅之謂也祭僕受命于王以詆祭祀隸僕掌五寢掃除糞洒之事王皆以故習而親焉故也既置夏采掌復之正事又以二僕參焉復盡愛之道求所以生之不以方而已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鬯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庶民之復大司寇所謂遠近悖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者也故大僕言建路鼓以待達窮者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王盥而登御僕相之王盥以下據訂義增

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王者七廟而曰五寢者蓋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鄭氏謂唯祧無寢是也以文武爲二祧則誤矣禮記以遠廟爲祧當此時文武最爲近廟豈宜稱祧又不設寢乎然則二祧其高祖之父與其

祖與此主據刪異增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旂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旂皆就玉璫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就備數也。玉十有二備物也。玉笄貫其上以象德也。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獻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戈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矟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箠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矟矢箠矢用諸恆矢庫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楯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龍箠矢共矟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膳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矟弋挾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龍箠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橐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齋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齋財與其出入。皆在橐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

入于繕人。則共王用也。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

戎右與君同車。在車之右。執戈盾備非常。并充兵中役使。故云掌之。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金路以賓。而謂之齊車者。王敬賓事如祭故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齊右。王未乘則前車。方乘則持馬。既乘而行則陪乘。三者皆與齊右同。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軼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軼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蓋僕正王服位。以詔贊擯相前驅爲職。王有行也。僕爲之節。王有爲也。僕爲之道。故祭祀則贊牲事。既祭則王使馭酌焉。明與之竝受福也。此注據刪翼增。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軼。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戎車之副謂之倅者。若衆子之倅其嫡以備卒也。有時而佐焉。田車之副謂之佐者。如衆臣之佐其君。謂之卿佐也。常以佐之爲事。道車之副謂之貳者。如世子之貳其父。謂之貳儲也。有故乃攝而代之。其義各有所主也。掌凡戎車之儀。戎以威爲主。甲冑有不可犯之色。則戎車之儀可知矣。此注見劉義所引。但稱王氏。以訂義所引安石語證之。知爲新義佚文。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正。設驅逆之車。令獲者值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咸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貳車。副車。從車。謂屬車也。使車。使者所乘之車。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

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  
趣馬下士阜一人。繫一馭夫。則下士八人。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弊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弊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攻特者。駒之不可習者。廋人攻之矣。及成馬而不可習。則校人攻之。臧僕。則簡馭者。簡其臧。亦簡其或不臧。講馭夫者。五馭之灋。講其藝也。講馭夫以下。據刪翼增。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菜。

頒其地于牧人。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騄。六尺以上爲馬。

政以正之。教以導之。阜馬者。養馬而阜之。既阜矣。又佚特以蕃之。既蕃矣。又教駢以成之。攻駒。則不可教者。及其未駢攻之也。圉馬。則成馬而圉之。圉馬以校人執駒爲節也。正其員。使員稱馬數。正其選。使

選惟其能小大異名使各從其類以待乘頒及以爲種

留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蠶廐始牧夏庠馬冬獻馬射則充楫質茨牆則翦園

次草謂之茨詩曰牆有茨苦謂之園以刈草爲苦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獻馬亦如之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之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則其所掌者特圖而已職方氏

徒以下據刪異增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所掌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邦國諸侯之國也都鄙諸候之

采地也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自邦國都鄙至於夷蠻閩貉戎狄雖有內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數則列而計之也要則總而言之也利則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則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則將以興其利而除其害也

邦國以下百七十九字據刪異增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自揚之五湖以至并之涑易。皆其地之水可引以浸灌也。然涇漳之屬。後世更引以浸焉。則民之利固  
有先王未之盡者。變而通之。存乎其時而已。然涇漳以下。據訂義增。上二語乃王昭禹之詞。與之刪  
節安石語以證昭禹。去之則闕意不明。故并錄焉。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薈。其川江漢。其浸潁洪。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  
鳥獸。其穀宜稻。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澨。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  
六擾。其穀宜五種。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  
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汾。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  
其穀宜四種。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  
其穀宜黍稷。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藺養。其川河汾。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  
擾。其穀宜三種。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



穀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庫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職方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職方言遠近之序。治水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自兗至雍而止。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化自北而南。以南爲遠。故關雎鵲巢之詩。分爲二南。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德化所及。以遠爲至。故也。始於揚州。則以揚在東南。次以荆。則以荆在正南。終於并。則以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逆送之以爲之禮達之節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有所資賴此所以懷之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華與記爲國君削瓜華之同義

此注據義疏增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所謂利有如此者非特中人用而已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百

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所謂害有如此者非特毒

物及螫噬之蟲獸而已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蓬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遷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溼辨其物以知肥磽嫩惡

此注據訓異增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隱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揮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



## 周官新義卷十四

### 秋官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卿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卅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縣士中士卅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百六十人。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百六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卅人。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大。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十有六人。

司圉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廿人。徒二百人。

罪隸百有廿人。

蠻隸百有廿人。

閩隸百有廿人。

夷隸百有廿人。

貉隸百有廿人。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之爲物。不沈溺。又勝酒。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謂之萍氏。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庶人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翬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柞氏下士八人。徒廿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廿人。

誓族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发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幘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衡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饌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卅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廿人。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卅有二人。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卅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廿人。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邦國刑之所加。故曰刑邦國。四方則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而已。故曰詰四方。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刑新國用輕典。則教化未明。習俗未成。以柔乂之也。刑平國用中典。則教化已明。習俗已成。以正直乂之也。刑亂國用重典。則頑昏暴悖。不可教化。以剛乂之也。故書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野刑爲事。故上功糾力。力所以致功。軍刑爲政。故上命糾守。守所以致命。鄉刑爲教。故上德糾孝。孝所

以致德。官刑爲治。故上能糾職。職所以致能。國刑刑所。所。訂義作也。故上愿糾暴。失愿而暴。刑所取也。然則刑無爲禮乎。曰。禮之施在萬民者。在教而已。自野刑序之以至于國。則與書序蠻夷獫狁夏寇賊姦宄同意。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凡害人者。謂有過失而麗於灋者也。其獄謂之圜土。則有生養之意也。其人謂之罷民。則不自強以禮故也。施職事焉。則使知自強。以明刑恥之。則使知自好。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者。寘之圜土。外之於中國也。故其能改而反也。謂之反於中國。其收之也。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之圜土。反與其能改。亦不可以一年而定。故不齒三年。三年無違。則亦久矣。於是以倫類序之。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則上所以宥而教之至矣。既不能改。又逃焉。殺之。義也。先王之於民也。德以教之。禮以賓之。仁以宥之。義以制之。善者怙焉。不善者懼焉。故居則易以治。動則易以服。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以兩造禁民訟者。訟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愛。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者。以束矢自明其直。然後聽。蓋不直則入其矢。亦所以懲其不直。以兩劑禁民獄者。獄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者。以鈞金自明其不可變。然後

聽。蓋不信則入其金。亦所以懲不信。獄必三日然後聽。則重致民於獄也。獄必以劑。則訟至於獄。無簡不聽。非特劑而已。舉劑以見類焉。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其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嘉合禮之善也。以嘉石平罷民。罷民不能自強以禮故也。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於州里者。則司敕所謂袞惡也。凡害人者。則司敕所謂過失是也。過失不謂之罪。而得罪反重於袞惡。則爲其已麗於灋故也。惟其過失。是以未入於刑。不虧其體。而以圜土教之也。袞惡謂之罪。而得罪反輕於過失。爲其未麗於灋故也。坐諸嘉石。使自反焉。且以恥之。役諸司空。則以彊其罷故也。重罪。旬有三日坐。其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則役之各稱其罪之輕重。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則無任者終不舍焉。是乃所以使州里相安也。先王善是灋。以爲其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役。不可廢也。與其徭平民而苦之。孰若役此以安州里之爲利也。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肺在五藏。其情爲憂。其竅爲鼻。以肺石達窮民。則以其憂在內。不能自達故也。非此疾也。不爲窮民。以大僕觀之。則欲其速達。甚於遽令。然而立於肺石三日。然後聽。則又惡民之瀆上。民瀆其上。憤眊而不潔。雖誠無告。反不暇治矣。義疏引作民瀆於告。上煩於聽。其誠無告者。反無以信於上矣。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內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凡邦之大盟約。大司寇泚其盟書者。刑一成而不可變。盟約如之。且違焉。則刑之所取。刑官之事也。利官之事四字。據刪翼增。登之於天府者。謹藏之也。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貳而藏之者。各以其事攷焉。非特備失亡而已。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諸侯強大。其獄訟難定。故言以邦典定之。卿大夫親貴。其獄訟難斷。故言以邦灋斷之。若夫庶民。患其情僞難弊而已。故言以邦成弊之。

大祭祀。奉犬牲。

犬。金畜也。秋官羞之。則各從其類也。因致其義焉。奉不可變之義。一於所事。致其所禦以佐大事者。大司寇之職也。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士師刲珥奉犬牲。與此同義。所任有大小而已。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曰。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泣誓而戒焉。則制百官百族於刑之中。義也。謂之禮祀。則致意之精焉。刑官佐王事上帝。如斯而已。天地二官不言禮。則所以佐王事上帝。有大於此者。此無所事。意不期精粗焉。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泣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者。亦前王也。治官以宰制斟酌贊王。而刑官先焉。俾王從欲以治。則刑先之。故也。司寇祭稱之日。而宰稱祀。則宰天官也。故稱祀。司寇秋官也。制物之刑焉。故稱祭。明水火之爲物。潔而清明之至也。清以察理之在我。明以燭事之在物。潔以藏穢汙而除之。刑官所以格上帝。於是爲至。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則與大祭祀前王同義也。大軍旅。泣戮於社。則泣戮。刑官之事也。蹕者。止人使毋敢干焉。刑官之事也。小司寇。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在國中而已。大司寇。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之所在。通國野焉。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敍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國危。國遷。立君。大事也。有疑焉。則所謂大疑。故致萬民而詢焉。三公。鄉老也。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鄉官皆在此矣。上言萬民。下言百姓。則詢備矣。其言百姓。猶洪範之言庶民。其言萬民。則猶洪範之言庶民也。百姓北面。答君也。三公及州長北面。帥民也。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則左右其事而已。民

爲貴。於是見矣。小司寇擯以敍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則以王志爲主而輔之以衆。以衆謀爲稽而弊之於王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者。聽獄訟當知罪所麗故也。知罪所麗。則姦民有可刺之實。不能以巧免。愚民有可宥之情。知所以出之焉。附於刑。用情訊之者。既得其情。罪附於刑矣。則用情訊之。恐其惟從非從也。至於旬。乃弊之者。慎用刑也。與書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同義。讀書。則用灋者。弊其罪。則讀其服罪之書。讀其服罪之書。則用灋而已。不以意爲輕重。訊用情。則民得自盡。弊用灋。則吏無所肆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貴貴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者。親親也。貴貴親親。如此而已。豈以故撓灋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聽獄訟。求民情。以訊鞠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其情僞。故皆謂之聲焉。言而色動。氣喪。視聽失。則其僞可知也。然皆以辭爲主。辭窮而情得矣。故五聲以辭爲先。氣色耳目次之。

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出命制節以治人罪。謂之辟。八辟有議。則非制於灋而已。故稱辟焉。王所以馭萬民者有八統。故其用刑有八辟。麗邦灋。附刑罰。則若今律稱在八議者。亦稱定刑之律也。謂之議。則刑誅赦宥未定也。必情灋兩伸而無所偏撓焉。必下一字。據義疏增。然以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而舜不敢赦。則其議之大概可知矣。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則刺宥聽命而已。訊羣臣。訊羣吏。則臣吏能循民志而達之者也。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武之以制國用。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者。生齒則有食之端。有食之端。則將任之以職。故自生齒以上。登其數登於天府。則寶而藏之。內史司會冢宰。武之以制國用者。國用以賦斂制之。賦斂多寡以民制之故也。民輕犯灋。多由于貧。民之貧。以賦斂之重。賦斂之重。以國用之靡。故使刑官獻民數。而內史司會冢宰以制國用也。民輕以下。據義疏增。

小祭祀。奉犬牲。凡禮祀五帝。實饌水。納亨。亦如之。

曰以木爨火。亨飪也。實饌水。則濟以木爨火之事而成之。秋官之屬也。

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斂。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內史司會冢宰。制國用。王圖國用而進退之者。圖。圖其大計。制。制事爲之制。雖事爲之制。而進退之則斷

於王焉言圖制國用於此則民之犯刑以其貧而已民之貧以上賦斂之多而已賦斂之多以不知圖國用制之而已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中獄訟之中言事實之書也天府謂之治中告天謂之升中與此同義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謂以五禁左右之五刑自野以及國五禁自宮以及軍則禁欲其毋犯而已此其所以異於刑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以五戒先後刑罰者以刑罰爲中以五戒先後之先者引而導之也後者隨而相之也先者以下據義疏增若盤庚上篇則以誥先之也若盤庚下篇則以誥後之也誓誥則若湯誓之于伐桀洛誥之于營周爲一事施一時而已故曰用之于軍旅用之于會同禁糾憲則所用非特一時一事故曰用諸田役用諸國中用諸都鄙則戒之于無用之時軍旅爲大會同次之田役次之國中都鄙則戒之於無用之時先國中



後都鄙與五禁先近後遠同義。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者。以比合比。以伍合伍。使之相聯也。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者。去其害人者。則使之相安。使州里任焉而舍之。則使之相受。相安相受。然後可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則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蓋士師掌刑。使之相安而已。若夫使之相保。則有教存焉。非士師所及也。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掌官中之政令者。其政令施於其官府之中而已。致邦令者。有邦令則致之於官府。邦國都鄙也。義疏作致之於鄉塗都鄙。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擄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邦汙。汙邦事輕重緩急所在。而爲鄉背出入者也。邦賊。則是爲邦賊而已。爲邦盜。則是爲邦盜者也。非邦盜而已。亂之初生。以有邦汙。邦汙之不治。失政刑矣。宄自內作而爲賊。姦自外來而爲諜。固其所也。賊諜爲害大矣。然未如犯邦令之甚。令不行。則其害非止賊諜。犯邦令之不治。則擄邦令者至焉。擄邦令之不治。則爲邦盜者至焉。易所謂上慢下暴。盜思伐之者也。然爲邦盜者。中無主。不至爲邦朋。爲邦

誣則盜之所主也。邦朋非邦誣不立。則邦誣非邦朋不成。惡直醜正。相與爲比。守正特立之士。不容於時。而有大物者。無與昭姦。此綱紀所以壞。大盜所以作。然不知禍本在此。而以危亡爲兢兢。亦難以祈無事矣。故事之八成。其序如此。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濃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有移民通財糾守緩刑之事。則因有辯矣。故有荒辯之濃焉。大行人言若國凶荒。令調委之。則令諸侯相調委。故言國以別都焉。小司寇言若邦凶荒。以荒辯之濃治之。則凶荒徧邦。然後以荒辯之濃治之。故言邦以別都邑焉。荒政無糾守而有去幾。今此無去幾而有糾守。王責諸侯以守。故可以去幾。邦國爲王守。則有糾守而已。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

以此正獄訟。則民知無傳別約劑之不可治。皆無敢苟簡於其始。訟之所由省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故於訟欲作事謀始。始之不謀。及其卒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矣。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滅亡刑之類也。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鑊水。泊鑊水者。續司寇之事而終之。

凡刳珥。則奉犬牲。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大小司寇使其屬。則弗親蹕也。士師帥其屬。則親蹕矣。大司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事。故士師蹕王宮而已。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雖大師然。然犯禁而戮。非但大師也。



# 周官新義卷十五

## 秋官二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者。通掌國中而分掌其鄉焉。鄭氏謂鄉士八人。四人而各主三鄉也。遂士掌四郊而各掌其遂之民數者。通掌四郊而分掌其遂也。縣士掌野而各掌其縣之民數者。通掌野而分掌其縣也。所謂四郊。非鄉地。所謂野。非遂地。蓋所謂公邑之在郊野者焉。而于鄉士言糾戒之。遂士縣士言糾其戒令者。鄉治詳。故鄉士不特糾之而已。又戒焉。縣遂治略。故遂士縣士無所戒也。違其遂縣吏之戒令焉。則糾之而已。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者。死刑之罪定而又要之。若今責伏辨矣。鄉士甸而職聽于朝者。慎用刑故也。遂士二甸。縣士三甸。則以遠也。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者。羣士司刑各有所掌。若司刑掌五刑之灋。司刺掌三刺三赦三宥之灋。或掌官灋。或掌官成。或掌官常。故各麗其灋也。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者。獄訟成而上其中于士師。士師受之。然後協日刑殺也。鄉士刑殺不言所就。以縣士遂士推之。就國中明矣。鄉士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者。王親會其期。聽而議之也。遂士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王命六卿會其期。則遠故也。訂義引此文。六卿會其期之下曰。至於大夫。則不復會其期。此所會之期。以尊者爲先。可知矣。凡增多廿三字。而無則遠故也句。六卿言命。三公言令。則六卿任事。王親命之而已。三公尊不任事。書命以令焉。鄉士三公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遂士六卿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縣士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爲尊者辟。行人使避也。公卿大夫。教治政事所自出。非刑官先而辟焉。則有所不行。其喪亦如之者。則喪終事也。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鄭氏謂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也。

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

司寇聽其成于朝。則獄訟成而後上于國也。既成而後上于國。而于羣士司刑麗灋以議。又言獄訟成者。前所謂成。都家聽斷之成也。後所謂成。司寇羣士司刑聽議之成也。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訟獄者。鄭氏謂備反覆有失實者。

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者。省。蓋巡而視之。與省方同義。鄭氏謂縣灋。縣師之職也。方士歲時修此灋。歲終則又省之。而誅賞焉。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故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

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右公侯伯子男尊故也。羣吏在其後。則外朝聽獄弊訟之朝也。故治事者在焉。面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則答王故也。棘之爲木也。其華白。義行之發也。其實赤。事功之就也。束在外。所以待事也。槐之爲木也。其華黃。中德之暢也。其實元。至道之復也。文在中。含章之義也。右窮民。則不傲無告。故右焉。士以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爲職。故其序朝位。先尊後卑。朝士以掌建外邦之灋爲職。故其序朝位。先卑後尊。先卑後尊。則先灋之所制者。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以鞭呼趨。且辟。呼朝者使趨焉。又爲之辟也。呼趨則戒以肅。辟則使人避焉。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朝當如此。故孔子在朝廷。便言。唯謹爾。孟子不踰階而揖。不歷位而言。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易得曰得。難得曰獲。獲。伺度而得之也。人民在貨賄之後。蓋奴虜之亡者。市民所會。伺察者衆。故曰貨賄六畜。其亡必得。故曰得。舉之。民無私焉。民無私焉。則亦市之爲治。欲民不以無故得利也。三日而舉之。則民所會也。其求宜速。義疏引王氏此注曰。市所得貨。賄六畜皆舉之。而得者無私焉。以民之所會。其求必速。賄六畜者三日而舉之之義。朝之所委。則亡不必得。故小者使民私焉。使民私焉。則亦朝之爲治。欲不盡力以遺民也。求者或遠。則待之宜緩。故旬而舉之。義疏引此注曰。委於朝。旬而不求者。則終無求者矣。故市使庶民得私其小者。又所以興起其善心而無或隱匿也。故市



不言獲人民則市之所會。幾察者衆。非亡民所赴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句。郊二句。野三句。都三月。邦國基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民之所急。宜以時治。苟爲不急。又在期外。亦可以已矣。夫獄訟追證。無罪之民。豫受其弊。則其不急。豈可長哉。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有判書以治。則聽者。以責與人。必使有判書。其抵冒而訟。有判書。則爲之聽治焉。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者。刑罰其犯令者而已。不誅同財之人也。若貨不出于關。而舉其貨。罰其人。所謂國灋也。二人同財。而一人犯此令。則并舉其貨焉。是爲令以國灋行之。若夫罰。則施犯令者一人而已。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以責屬人。必使有傳。傳必有地著。其相抵冒而訟。以其地傳來。乃爲之聽治。屬責而無傳。有傳而無地著。不知所在。不可追證。則弗聽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軍謂衆攻圍鄉邑及家。則人得殺之。仇讎之罪已書于士而得。則士之所殺也。已書于士而不得。則罪不嫌于不明。故許之專殺也。思患曰慮。慮刑則非特緩刑而已。若荒政除盜賊費誓。無餘刑非殺。則以災寇之故。有加急焉。故令慮以制之。慮貶則用財當貶於平時。然欲適宜。則亦不可以無慮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於小司寇言內史司會冢宰貳民數。制國用。王受民數。圖國用而進退之。而於司民云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者。司民掌民數之官也。生齒之不蕃。至于具禍以燼。則以王無陪無卿。無義治之。非特爲貧故也。義疏引此。無陪無卿下有曰。政教不修。所以治官治民者多失其道。非特爲貧故也。蓋潤色之詞。非本文。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先王之懲民也。以讓爲不足。然後罰。以罰爲不足。然後獄之。圖土役之。司空以獄而役之爲不足。然後墨。以墨爲不足。然後劓。以劓爲不足。然後宮。以宮爲不足。然後剕。以剕爲不足。然後殺。墨。劓。宮。剕。殺。棄人之刑也。以殺爲不足。則又有奴人父母妻子者。奴其父母妻子。非刑之正也。故不列於此。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

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蠢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不識。過失。遺忘。致愼。則或可以免焉。故宥之而已。幼弱。老耄。蠢愚。則非人之能爲也。故赦之。蠢愚。蠢而愚也。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所請蠢愚。則異乎今之愚矣。蓋愚而非蠢。幼而不弱。老而不耄。則不在所赦矣。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者。罪在所刺。則下刑有適重而上服。罪在所宥。則上刑有適輕而下服。以三灋者。求民情。然後斷民中。斷民中。然後施罪。施罪定矣。然後刑殺。若在所赦。則赦之矣。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治神之約。謂若魯用郊之屬。治民之約。謂若分衛以七族之屬。治地之約。謂若衛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之屬。治功之約。謂若號叔號仲勳在王室。藏在盟府之屬。治器之約。謂若魯得用四代服器之屬。治摯之約。謂若公孫黑使強委禽之屬。凡此諸治。皆有許與之約焉。不信而訟。則司約掌之。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珥而辟藏重其事六官辟藏則以盟約六官皆受其貳藏之故也。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所酒脯。

謂之神明則宜鄉明者也故北面詔之質于神明以相要者民之所不免也先王因以覆盟詛爲大戮而躬信畏以先之至其成俗盟邦國不協與民之犯命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弭亂息爭豈小補哉及後世王迹熄慢神誣人實倍其上神亦既厭莫之顧省則區區牲血酒脯不足以勝背誕之衆矣蓋治有本末本之不圖無事於末故君子屢盟詩以爲亂是用長鄭伯詛射穎考叔者傳以爲失政刑矣。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媿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士之金罰蓋所謂金作贖刑而司寇無金贖之灋或者掌貨賄有焉。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則爲隸民焉。女子入于春臺。則以役春人臺人之事。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鬻者。皆不爲奴。則鄭氏謂奴。從坐沒入縣官者。是也。蓋盜賊之罪。有殺不足以懲之者。所謂無餘刑非殺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牝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騶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犬人掌犬牲。而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則并掌田犬矣。鄭氏謂伏。伏犬以車轆之。瘞。地祭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司寇謂之聚教。而司圜謂之收教。則致其詳焉。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桎。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掌囚。凡囚皆守焉。而特言盜賊者。盜賊必囚而守之故也。梏在脰。桎在足。桎在手。左氏傳。子薄以弓桎華弱于朝。則梏在脰明矣。明梏。著其罪梏。猶明刑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斬殺賊而譟搏之者。已得則斬殺之。未得則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者。賊仁莫甚焉故也。殺王之親者辜之者。賊義莫甚焉故也。刑盜于市。凡罪之屬於灋者亦如之者。所謂刑人于市。非特與衆棄之。亦以人之犯刑。皆以趨利爲本。正以趨利犯刑。則唯盜而已。故特言刑盜于市也。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剕者使守囹。髡者使守積。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皆無妨禁禦故也。剕罪重。故遠之。剕者使守囹。則妨於禁禦。可使牧禽獸而已。髡者使守積。則王族無宮。髡之而已。使守積。積在隱故也。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冢。牛助爲牽傍。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掌役畜養鳥。役於掌畜也。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不言阜蕃。猛獸非阜蕃之物。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宣布于四方者。以宣布故言四方。與詩四方于宣同義。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則詰及邦國之都鄙。非特邦國而已。達于四海。則四方之遠。極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謂于邦有大事。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則以刑禁號令焉。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掌司斬殺戮者。謂非以濫斬殺戮者司之。以告而誅之也。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謂有司宜告而不以告。宜授而攘遏之。見傷而不自言。與獄訟而見攘遏。非良善則窮弱。侵善良。抑窮弱。刑禁所爲設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擣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力正。謂人言不可聽。不可從。以力正之。使聽而從焉。士昏禮曰。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與此正同義。政之不明也。以下之難知。政之不行也。以下之難制。擣誣作言語而不信。下之難知者也。暴亂力正犯禁。

下之難制者也。上之所誅，於是爲急。誅庶民如此，則自上可知矣。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轆互者，敍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所謂宿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所謂息也。橫行，謂不由道徑徑踰，謂不由橋梁。國之大事，則在國中而已。邦之大師，則通國野焉。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槨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

任人，謂司園任之以事之人。大賓客，亦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則承事如祭，有齊敬之心焉。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獲。

害於國稼，謂害國及稼，不言野而言稼，蓋野之禁唯稼而已。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沈，沈也。禁山之爲苑，不使民專利。禁澤之沈者，惡其所害衆。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幾酒微察其不節也。謹酒謹制其無度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則宵非中夜矣。詩夜如何其夜鄉晨則自宵以至于晨皆所謂夜時。禦晨行者則禦使須明而行禁宵行者則禁之使止也。禁夜遊者則遊非其時雖不行亦禁焉。

司恒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燭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竊焉。

明燭以明火爲燭明燭以明水爲燭鄭氏謂取火於日取水於月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墳燭大燭屋誅蓋舉家得罪而誅者也。明竊蓋揭其罪於竊上若明刑明梏。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轡誓大夫曰敢不關轡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掌執鞭以趨辟者趨而避也。條狼主誓者掌辟之官以禁止爲事故也。誓僕右者爲僕爲右誓其屬也。誓馭者爲馭誓其屬也。僕右曰殺馭曰車轡則軍旅之事僕右之政當如此。誓大夫曰敢不關轡五百。

刪翼引此句下云刑不上大夫則亦爲大夫誓其屬也。

則大夫不掌軍政當豫聞而已。故誓之事曰敢不關轡五百師誓。

其屬曰三百則所誓樂人而已。大史曰殺則大軍旅抱天地從焉。誓其屬不可以不嚴。小史曰墨則佐大史而已。於大史曰邦之大史則明此所爲誓皆王官于史稱邦則師以上皆可也。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機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背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國粥。謂行粥物于國中者。市官所不治。故脩閭氏比之。不言禁橫行。則國中故也。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敗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設弧以射之。設張以伺之。爲阱獲以陷之。以靈鼓敗之。則使趨所陷焉。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嘉草攻之。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以攻說禴之。則用祝焉。以嘉草攻之。則用藥焉。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其攻之也。以其所嗜誘之。以火燠而出之。此注據訂義增。

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擒之。以時獻其羽翮。

各以其物爲媒而擒之者。媒之以其類也。攻猛鳥以除人物之害焉。非特利其羽翮而已。孟子曰。鳥獸

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則正以除害爲主也。末句據刪翼增。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

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變其水火者。其槩薄於陰陽相沴之氣。化而爲土矣。以上二十字。據訂義增。以下七十七字。據刪翼增。先王之於林麓。欲其材

木爲用。則設官爲厲禁。以養蕃之。欲其地宅民稼穡。則刊剝而化之。帝省其山。松柏斯兌。柞棫斯拔。則虞衡之官修焉。作之屏之。其蓄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則柞氏之職用焉。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春始生而萌之。則始生而夷之。不能使之不生。故萌之而弗治焉。夏日至而夷之。則生氣極矣。於是乎可夷。秋繩而芟之。則夷而又生。生而芟之也。冬日至。則生氣復之時。於是耜之。則不復生矣。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者。月令所謂燒薙行水也。於是草化焉。鄭氏謂含實曰繩。蓋以繩爲繩。

若族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蓋日辰月歲星之神。凡有氣形者制焉。故書其號焉。可以勝天。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禁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酒毒之。凡隙屋。餘其狸蟲。

狸蟲亦有害人者。故除之。

蜺氏掌去蜺。蜺焚牡。蠶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殺之。則凡水蟲無聲。

去蜺。蜺使水蟲無聲。亦置官者。養至尊。具官備物焉。且先王之齋。去樂以致一方。是時也。蟲之怒鳴。安

可以弗除。除則宜有掌之者矣。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敲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樺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除水蟲。殺淵神。爲其有害人者。今南方有所謂淵神者。民犯之。能出爲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鳥獸言夜射。則神以晝射矣。嘗用此救日月焉。故其精氣足以勝天。鄭氏謂大陰之弓。救月者也。枉矢。救日者也。詳觀周禮所載道路溝澮。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地官秋官之職分矣。凡所興利。以地官主之。凡所除害。以秋官主之。詳視以下。據訂義增。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囂。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杖咸。鄭氏謂去杖以函盛之。既事乃受。共王之齒杖。鄭氏謂王所以賜老者之杖。唯大祭祀共杖函。蓋非大祭祀。則杖於朝者弗預焉。

## 周官新義卷十六

### 秋官三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裁。

冬遇所協之慮。時聘所結之好。間問所諭之志。歸賑所交之福。賀慶所贊之喜。致禴所補之裁。邦國之君而已。故稱諸侯。秋覲所比之功。殷類所除之慝。臣民預焉。非特諸侯。故稱邦國。時會所發之禁。非特一國。故稱四方。春朝所圖之事。夏宗所陳之謨。殷同所施之政。非特一方。故稱天下。慮。慮患也。圖。謀事也。謀成焉。謂之謀。事成焉。謂之功。諸侯之慮協。然後天下之事可圖。天下之事可圖。然後天下之謨成。而可陳。謨成而可陳。然後邦國之功成而可比。先事後功。功以成事故也。先謨後慮。終則有始故也。慝。陰毒也。故除之以殷類而已。言歸賑而不及。則歸有事而執焉。因以賜之。非大行人之所歸也。言致禴而不及。弔。言禴而弔可知也。義疏引。作言致禴而不及。喪。義疏作大宗伯以禮辨親疏。大。唯春朝圖事不言以。則春朝朝禮之正。非適爲圖親焉。大行人親諸侯而已。義疏作大宗伯以禮辨親疏。大。唯春朝圖事不言以。則春朝朝禮之正。非適爲圖事也。行人則言親諸侯之通制耳。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祗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則謂之上公。自上公以下。皆謂之建常。所建旂數不同。而皆象其道故也。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子男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則尊者舒而縵。卑者蹙而略故也。王禮再裸。一裸而酢。則裸賓而酢干也。一裸不酢。則有禮而無報。爲若不敢當焉。卑故也。饗禮九獻。七獻五獻。則主於飲。故以獻爲節。食禮九舉。七舉五舉。則主於食。故以舉爲節。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則彌蹙而略矣。以酒禮之。則裸如祭祀。非禮人君弗用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謂之服。謂之蕃國。人爲之名而已。人爲之名。故可謂之蠻服。亦可謂之要服。可謂之夷鎮蕃服。亦可謂之蕃國。而與夏服異名也。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濃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歲徧存。使問而存之也。三歲徧類。使問而視之也。五歲徧省。使巡而察之也。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者。象胥主譯其言。二句據義譯其言。然後言語可諭。言語可諭。然後辭命可協也。諭言語。所以使之相通。協辭命。所以使之相交。二句據義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者。瞽主樂。史主書。諭書名。故屬史。聽聲音。故屬瞽。諭之聽之。則亦協之而已。或言協。或言聽。諭相備也。先瞽而後聲音。後史而先書名。則明聲音書名無所先後。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濃則者。瑞節所以達四方而交之。度量所以同四方而一之。以交之也。故成其牢禮。以一之也。故同其數器。則尊卑異數。貴賤異器。而同乎王之所制。道有升降。禮有損益。則王之所制。宜以時修之。修濃則。爲是故也。言語辭命。以聲音書名爲本。書名聲

音。以度量濃則爲主。度量濃則王之所制也。書名雖未之有。可以義制。聲音雖未之有。可以理作。故王所以一天下。始於言語辭命。中於書名聲音。終于度量濃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則親出而省焉。引此文。有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王不巡守。則諸侯而殷見。或巡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及夫世喪道失。道德之意。毀於書名之不達。禮樂之數。熄於度量之不存。則先王所以諭而同之。可謂知要矣。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使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諸侯睦。則王室無事矣。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令諸侯春入貢。則朝正之時也。秋獻功。則歲成之時也。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嘗以所禮之國各籍焉。以爲故常。左氏曰。非禮也。勿籍。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胝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類省聘。問臣之禮也。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鄭氏謂擯而見之王。使得自言。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鄭氏謂聽之以入告。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



節皆以竹爲之。

玉節守邦國。非其所達。邦節先門關。後道路。則以自內達外言之。天下之節。先道路。後門關。則以自外達內言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此惟上所制。期無失節而已。故以竹爲之。此註俱據訂義增。

成六瑞。王用璚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男用蒲璧。上有以合驗乎下。下有以合驗乎上。則瑞成矣。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圭以象陽之生物。馬。陽物也。乾之所爲。故合圭以馬。璋。章也。文明之方。所用皮有文焉。合璋而不以合琮。則自然之文。非所以合琮。故合琮以錦也。琥。象陰之效法。故合琥以繡。璜。北方之所用也。故合璜以黼。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犒贈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治五物事故。亦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故於萬民之利害稱及焉。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爲壇三成。則爲三等焉。所謂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是也。宮旁一門。則覲禮所謂四門是也。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鄭氏謂土揖下手揖之時。揖平手揖之。天揖舉手揖之言。毛與齒異。齒尚長。毛尚老。朝尊而公之。故尚貴。燕親而私之。故尚老。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太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受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

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而亦不背客。

每門止一相。爲將致敬于廟故也。及廟唯上相入。則致敬故也。每門止一相。唯君相入。則客相不入焉。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則拜而不稽首。主君而客臣故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而賓所以繼主君。無過不及焉。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爲之禮。則主君所以禮賓。亦無過不及焉。夫邦國之君臣。相爲賓客。而先王設官焉。問勞贈送。物爲之數。拜揖辭受。事爲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此下

上二字據義疏增

觀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而兩國爲之暴骨。則周官圖民禍難。豈不爲豫哉。不

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者。鄭氏謂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間。得兩鄉之而已。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饌。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曰邦國之通賓客。謂諸侯賓客之往來者。義疏作取道往來者。路節。鄭氏謂旌節也。

象皆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職方氏言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皆其圖地。掌于職方。而可辨數要者也。象皆言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而不言其國數。則所職非特職方。可辨數要之國也。不謂之入王而謂之入賓。則或非王政所加焉。凡作事。作四夷之事也。王之大事諸侯。故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次事上士。下事庶子。則下事有中士下士。以庶子包之也。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般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祇上公之禮。卿祇侯伯之禮。大夫祇子男之禮。士祇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祇其大夫之禮。

凡諸侯之禮。士公五積。皆祇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凡諸侯之禮。士公五積。皆祇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祇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簋。車禾祇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侯伯四積。皆貳殮。牽再問。皆修。殮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簠十有二。脰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醢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子男三積。皆貳殮。牽壹問。以脩。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簠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醢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貳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言王合諸侯而饗禮。遂言王巡狩般國。國君膳以牲犢。禮務施報故也。上公牲三十六。侯伯脰二十七。子男牲十有八。脰卽牲之脰者。或言牲。或言脰。互見也。先王制賓客之禮。有餘勿過是也。國新。凶荒。札喪。禍裁。在野外。則殺焉。制其正。不制其殺。則禮之本寧儉而已。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櫟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

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至于朝。詔其位。入復。退亦如之。退亦入復。若孔子所謂賓不顧矣。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道事。而結其交好。

以幣者。掌邦國之通使事。而結其交好故也。此其官所以謂之掌交與。道王之德意志慮。則與擅人之誦王志異矣。

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九稅。九職之稅。九禮。九儀之禮。九禁。九伐之禁。九戎。九伐之戎。蓋方其制軍詰禁。則爲九禁。及其致戎事焉。則爲九伐。諭九稅之利。使知藝極。刪翼作使知樹藝。諭九禮之親。使知分守。諭九牧之維。使知聽令。諭九禁

之難。使知辟禁。諭九戎之威。使知免兵於無事之時。使人焉。和邦國而諭之。折衝消萌多矣。不知出此而恃威讓文。告征伐之施焉。則非所謂爲大於其細。圖難于其易也。

掌察。闕

掌貨貲。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

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掌都家之國治者。都家有治于國。則朝大夫掌之。在軍旅。誅其有司者。鄭氏謂有司。都家司馬。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





## 周官新義附卷上

### 考工記一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有職者常聽上，所聽乎上者言，所以爲言者音。音之不能該，則聽無與焉。奚所受職，不通乎此，乃或失職，則傷之者重矣。工與事造業，不能上達，故不出上。工字說見第一卷百官謂之百工者，以其如之故也。當

其聯事合志，則謂之百僚。當其分職率屬，則謂之百官。當其興事造業，則謂之百工。民器各有宜，不可  
以不辨，民器以下十字，從前義增。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韓非曰：自營爲人，背人爲公。王公之公，人臣尊位，故以自營爲戒。公又訓事，公雖尊人，亦事人，亦事事。易曰：地勢坤，太下則爲勢衰，太高則爲勢危。奎，陸也，高而平，得執者也。陸，彼已陸矣，合而成執，得執而弗失者，善其夙故也。或又从力，以力爲勢，斯爲下。从辛者，商以遷有資無爲利，下道也。于上則爲辛焉。从內者，以入爲利。从口者，商其事，故爲商賈。商度宮商之字，商爲臣，如斯而已。商賈之商本作商，从貝，商省聲，商从同。

章省聲。從外。於食能力者飭也。說文。飭从人。力。食聲。農致其爪。掌養所受乎天工者。故从臼。从囟。欲無失時。故从辰。辰。地道也。農者。本也。故又訓厚。濃。水厚。醲酒厚。襪。衣厚。米。上土中。極矣。則別而落。無以下門焉。說文。辰。辰。地道也。農者。本也。故又訓厚。濃。水厚。醲酒厚。襪。衣厚。米。上土中。極矣。則別而落。無以下門焉。於府。皆廣也。王后之六服。或素或沙。皆絲。絲。陽物也。故陰尙之。六冕皆麻。麻。陰物也。故陽尙之。糸。玄可飾物。合糸爲絲。無所不飾焉。凡从糸不必絲也。

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爲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鑠金以爲刀。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知如矢直。可用勝物。然必欲使之。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智之事而已。所謂良知以直養之。可以命物矣。知智之事。故其字通於智。禮从豆。用於交物故也。則知从矢。亦用於辨物。智者。北方之性也。刀用於當歛之時。雖殺不過也。用於方發之時。則爲創焉。創則懲矣。故又爲予。創若時之字。倉言發。刀言制。故又爲創業。垂統之字。愴。心若創焉。愴。重陰。創物工則欲巧。巧者善僞。在所巧焉。作者交錯而難知。述者分辨而宜審。辨矣。然後益以述之。知察本末。述則述其末而已。凡作無常。一有一亡。是唯人爲道。實無作。金性悲。悲故慘聚。得火而樂。樂故融釋。凡物凝止慘聚。火爍之而爲樂。焮之而爲欣。刀制也。能制

者刀所制者非刀也。刀以用刀爲不得已。欲戾右也。於用刀也。乃爲戾左。刃刀之用。刀又戾左焉。刃矣。重陰則凝。凝則疑。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鸛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箭。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時以日爲節。度數所自出。常時爲是。是在此也。故時又訓此。又作止日。

古文時从日。出聲。不从此。

有爲之焉。人以爲

時以有之也。故曰時無止。有陰氣焉。有陽氣焉。有沖氣焉。故从乙。起於西北。則無動而生之也。印左低。右屈而不直。則氣以陽爲主。有變動故也。又爲氣與之氣者。氣以物與所賤也。天地陰陽沖氣。與萬物有氣之道。又爲氣索之氣者。萬物資焉。猶氣也。其得之有量。或又从米。氣籀本字。經傳借爲氣字。米食氣也。孔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夫米殘生傷性。不善自養。而又養人爲事。氣若此。斯爲下。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磨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鑿、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鞞、章、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幌。刮磨之工。玉、柳、雕、矢、聲、搏埴之工。陶、埴。

攻从工者。若所謂攻金之工。攻木之工。是也。从攴者。若所謂鳴鼓而攻之。是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般人上梓周人上輿。

依阜爲之勺。缶屬焉。陶勺陰陽之氣。憂樂無所泄。如之。故皆謂之陶。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旣建而弛。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父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父四尺。謂之五等。曾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車从三象三材。从口利轉从一。通上下。

說文。車象形。

乘之莫輦之而專則轉。或乙之則軋。或發之則轅。於所

俞則輸。其載臣道也。輶往而可復周者也。輶復也。僕僕也。軛令也。△以爲□者。軛旗旂之所參也。夫軛之方也。以象地方地事也。方而不運。故物參焉。與車相收也。故軛訓收琴。所謂軛與琴相收。故曰軛軛所憑撫以爲禮式之者也。有式則有几。軌於用式則爲之先。軛載欲準行欲利。以需爲病。以覆爲戒。又作轡。兩車也。兩戈也。兵車於是爲連也。軌行無窮也。而車之數窮於此。與有曰之乎。上有廿之乎。下君子所乘。烝徒從焉。故輿又訓衆。作車者自輿始。故輿又訓始。軛對乘。乘者君子也。宜能立式者對焉。輪一畱一虛。一有一無。運而無窮。無作則止。所謂輪者。如斯而已。輻畱者也。實輪而輻致福之道也。軸作止由之者也。軛當轂之先而致用焉。棼也。�以虛受福。棼以實受福。�者�善心也。軛者軛善首也。載者輿。運者輪。服者軛。軛無任焉。而持其先。出其上。軛則有大焉。所謂能兒子者也。元不足以名之。軛也。車所以冒難而榮也。爲之纒固。致此木也。輻者。軛不出於�。若賢而非賢也。輻者。軛不入於軛。若輿

而非轡也。轂有口，所以爲利轉。至軹而窮焉，是皆宜只者也。輶，柔木以爲固抱也。輶，兵所倚也。衆亦倚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句之，然後戈者擊之，戈戟刺之。司馬遷曰：弓矢圍，戈矛守，戈戟助。凡用此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戈、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自五兵以下七十四

義增字從訂

車有六等之數，兼三材而兩之，較效此者也。故君子倚焉。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威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陴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轡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度土高深用仞，人以度之，刃以志之。考工記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砥其輪，欲其輻爾而下泄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砥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砥之，欲其轉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砥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齒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稊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欹。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桴，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樽其漆內而中齒。

之。以爲之穀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捐其藪。

棹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長。則長短得矣。將論穀圍。而先牙圍者。穀之小大長短。以牙圍爲凜。凡輪牙之底。踐地而行。固無事漆牙之兩旁。與土相摩。亦不必漆。漆者。指牙之兩旁而言。非計其踐地防者三分之一也。此注俱從訂義補增。

五分其穀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謂之軹者。蓋穀以利轉。至軹而窮焉。有宜只之意。此注從訂義增。

容穀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幃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穀之善。參分其穀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扞。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穀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濫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股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槩而固。不得則有槩。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纒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倅。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倅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類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砥其圓也。萬之以砥其匡也。縣之以砥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砥其同也。權之以砥其輕重之倅也。故可規。可蒿。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規成圓。圓，天道也。夫道也，規形而下者。於天道爲不居。性之圓爲覺。在形而下者，於天道爲不足。性之圓爲覺，在形而下，則爲見。規所正在器而已。槩以木者，一曲一直而成方。生於木之曲直，从矢者，方生直也。从巨者，五寸盡天下之方器之巨者。巨以工，則槩工所用。巨从半口，說文：巨从工，象手持之也。非半口。則槩與規異。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字欲卑，上尊而字卑，則吐水疾而露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紆，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轡圍。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轉人爲轡。轡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轡，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轡，深四尺。駑馬之轡，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嫩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轡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

分其轡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園。參分其兔園。去一以爲頸園。五分其頸園。去一以爲踵園。凡揉轡。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轅之任。及其登陴。不伏其轅。必繇其牛。後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故登陴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陴。也不援其邸。必繇其牛。後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是故轡欲順典。轡深則折淺則負。轡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轡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撓。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枉不敝。此惟轡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轡猶能一取焉。良轡環漚。自伏兔不至。軛七寸。軛中有漚。謂之國轡。

軛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幅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穴有穹者。陶穴是也。弓有穹者。若蓋弓是也。椽緣也。相抵如角。故又謂之桷。自極衰之。故又謂之榱。聯

屬上比。爲上庇。下有僚之義。故又謂之榱。蓋弓如之。故亦曰榱。龍旂九旂。以象大火。鳥旗七旂。以象鶉火。熊旂六旂。以象伐。龜蛇四旂。以象營室。旒卑者所建。兵事兆於此。龜蛇北方。物所兆也。旒所帥衆。有與也。鳥隼南方。爲有與焉。旒軍將所建。衆期焉。其得天數。乃可期物。熊虎西方。止而左右。物所期也。旒人君所建。以帥衆。則宜有義辨焉。夫旒熊虎也。故宜以知變爲義。夫旒龍也。故宜以義辨爲言。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治氏執上齊。鳧氏爲聲。栗氏爲量。段氏爲鐸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



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隧之齊。

鼎以木巽火。曰二氣而飪之。所謂鼎盛者。以取新爲義。所謂鼎鼎者。其重如此。凡任用兵。遠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受者擊之。戈戟者刺之。弓象弛弓之形。欲有武而不用。从一。不得已而用。欲一而止。矢从八。從睽而通也。从入。欲覆入之。从一。與弓同意。說文。矢从入。象鑕播羽之形。覆入之爲上。睽而通。其次也。一而止。又其次也。睽而不能通。斯爲下。誓謂之矢。激而後發。一往不反如此。矢又陳也。用矢則陳焉。矛句而丁焉。必或尸之。右持而句。左亦戾矣。受。右擊人求已勝也。然人亦ノ焉。戈兵至於用戈。爲取小矣。從一。與弓同意。戟戈類。兵之健者。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敵盡而無惡。

工珣木。築有節。又作簠。以鬻士焉。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鎰。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鎰。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鎰。

金以陰凝。冶以陽釋之。使唯我所爲。能冶物者也。所謂冶容。悅而散。若金之冶。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

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鈹。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鈹。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鈹。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劍者。斂其刃焉。服者。又欲斂而不用。

鳧氏爲鍾。兩樂謂之鈹。

鍾上羽。其聲從紐。樂是紐貌。如詩素冠。棘人樂樂兮。彼注云。樂樂。疲瘁貌。蓋鍾兩角處尖細。故曰樂。此注

從訂義

鈹。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鈹。鈹。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攢謂之隱。十分其鈹。去二以爲鈹。以其鈹爲之鈹。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鈹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作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鈹間。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

鳧有不可畜者。能反人也。爲得已焉。有可畜者。不能乙也。爲戾右焉。說文。鳧从几鳥。几者。鳥之短羽。飛几几也。象形。不從反人。亦非乙戾右。鍾。金爲之。鼓。豈則用焉。鼓從支。說文。鼓从支。鼓鍾從種者。種以秋成。支以春始。支作而散。無本不立。種止而聚。

乃終於播而後生焉。鼓又從支。支，擊也。鍾又或从童。國語曰：鍾尙羽。樂器重者從細。鍾鼓皆壹而支焉。於鼓從壹從支，則鼓以作爲事。於鍾從金從重，則皆其體也。止爲體，作爲用。鼓以作，故凡作樂皆曰鼓。鍾訓聚，止而聚故也。鼓又作擊。擊者，作也。作已而鼓，有承之者。柞氏，攻木者也。虞衡作之而有柞氏攻之而亡。柞木有實而無華，有華而無實。柞又桷也。實染乃見，亦一有一亡也。所謂鍾侈則柞，柞作而止聲一而已。柞也。春秋外傳曰：革木一聲。

虞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鬻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

內方而外圓，則天地之象，一寸三寸，則陰陽奇耦之義。

此注從訂義增。

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其鋁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从木者，陰所能槩，以陽而已。从口，从重人，陰疑陽也。从一，从一，陽戰而一也。一則勝陰，故一上右。說文

从木者，槩，神木實，槩，然，象形。此云从口，从重人，从一，从一，非也。

槩，北方果，縮而果者也。木兆於西方，故桃从兆。至東方生子，故李

从子。至南方子成適口，故杏從口。北方本實，故槩木在下。東南木盛，故李杏木在上。西木配也，故桃木在左。木巽曲直，木之巽以行權。權上下觀以知輕重，水至平準，致一可準。釜有承之者，無事於是。父道

也。尙其道。故金在下。萬有足。誦有足。以萬視。誦爲有父用焉。重一均。均輕重之鈞。均遠近多少之鈞。量所槩。水所溉。盡而有繼。手所槩。亦盡而有繼。稅有程也。有稱也。悅然後取。則民得說焉。故又通於駕說。量之字。从日。日可量也。从土。土可量也。从凵。凵而出。乃可量。从口。口而隱。亦可量也。从口。从十。可口而量。以有數也。十上出口。則雖在數。有不可口而量者。說文：量从重省。屬省聲。重从壬。東聲。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非人爲也。若貝之爲利也。書曰：知人則哲。明哲實作。則是則人爲也。若刀之爲制也。以有則也者。則有則之也者。故又爲不重。則不威之則。七月之律。謂之夷。則陰夷物。以及未申爲則。故至酉告訖焉。又作劓。鼎者。器也。有制焉。刀者。制也。作則焉。又作劓者。天也。人也。皆有則也。

段氏闕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擊。則不堅。以敝則橈。凡察革之道。既其鑽空。欲其窓也。既其裏。欲其易也。既其朕。欲其直也。囊之。欲其約也。舉而既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斷也。既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既其裏而易。則材更也。既其朕而直。則制善也。囊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斷。則變也。

三十年爲一世。則其所因。必有革。革之要。不失中而已。治獸皮。去其毛。謂之革者。以能革其形。革有革其心。有革其形。若獸則不可以革其心者。不从世而。从廿从十者。世必有革。革不必世也。又作革。革有

爲也。故爪掌焉。案：曰爲爪，三爲掌，故曰爪掌。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搏之，欲其無弛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麤，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幟也。卷而搏之而不弛，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類。

鞀人爲鞀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爲鞀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啟塾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鞀所治以軍爲末，謂之鞀人。舉末以該之，或作鞀，亦是意。人各致功，不可齊也，故以鼗鼓之音。鞀則用衆，故鞀字从夆。從白，夆，進趨也。大者得衆，所以進趨矣。鞀大者得衆進趨，陰雖乘焉，不能止也。能鞀之而已。所謂隰鞀，山阪駿疾，鞀則鞀緩。

韋氏闕

裴氏闕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

也。亦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畫隨其分謂之畫。所謂今女畫者。自爲分阻以止之意。所謂畫績者。蓋始于此。績陽也。繡陰也。凡繡所象皆德。非苟設飾也。使必有肅心焉。績陽也。施於衣。繪會五采焉。青東方也。物生而可見焉。故言生言色。白西方也。物成而可數焉。故言入言數。青生丹爲出。白受青爲入。出者順也。入者逆也。夫丹所受一乃木所含而爲朱者也。夫一染而纁。再染而赭。乃白所謂入二者也。坎爲赤。內陽也。乾爲大赤。內外皆陽也。字从大火爲赤。外陽也。於赤質其物。故又作塗。炎也。土也要其末也。色本欲幽。其末在明。故探其本於黑。要其末於塗。至陰之色。乃出於至陽。故火上炎爲黑。天謂之玄。至黑謂之黼。剛柔雜。故从又。始乎出而顯。卒乎入而隱。入在下。則文在地事也。陰變至十。則章成矣。剛柔雜於東南。至西南而章成。故畫繪之事。以青赤爲文。赤白爲章。所謂煥乎其有文章。猶繪畫也。凡斫木者。先斧而斤繼事。故斧在上。斧於斤有父道焉。其西北爲黼。黼在乾位。則斧有父體矣。黻不一而止。終於甫。黼黻皆黻也。斧有父體焉。黼有用而已。黻兩已相弗而以ノ爲守。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圓。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襍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地道得中而茂。則其美之見於色如此。又作炙也。盛矣。而不可以有行也。黑探其本。鑿要其末。青推其色。白逆其數。赤質其物。黃正其所。炙期其極。或緹於言。凡有名者皆言類。或緹於絲。凡有數者皆絲類。

變支此支此者藏於密故支在內戀心戀焉。圓則可口以爲圓所出則翼無所至。圓德之圓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圓器之圓也。易曰。乾爲圓。

凡畫績之事後素功。

素系其本也。故系在下。稱爲衣裳其末也。故稱在上。凡器亦如之。周官春獻素秋獻成素末受采故以爲裳素之素素而已。故又爲素隱之素。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渾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緌七入爲緇。

水始事木生色每入必變變至於九九已無變於又從木而九在木上火災之木赤黃色也其熏而黑則猶纁可上達而爲玄纁事也玄道也緌舍纁取玄可謂知取矣水色玄玄又赤黑焉坎爲赤流故也。經从巫則以陽流而經緇从帛則以陰離而緇緇則水之所以爲赤者隱田之所以爲黃者顯。

宦人闕。

幌氏凍絲以浼水漏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凍帛以欄爲灰渥渥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盪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盪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盪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氈孰也羊孰乃可烹淳泊厚也。烹物以水爲節則泊厚所謂其民淳淳者如物孰汨厚所謂以欄爲灰渥渥其帛者灰渥而孰之也醇酒厚也酒生則清孰則醇周禮有清酒昔酒昔酒則孰之者也諄孰言

之。

周官新義附

卷上

二五四



## 周官新義附卷下

### 考工記二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瓊。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

天子平旦而櫛冠。日出而視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宜兢兢業業以致其謹焉。故執此以爲之戒。此注從訂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以穀不失性。生生而不窮。故天子以納徵。此注從訂義增。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

以爲權。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有德此有土。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以玉爲之。比德也。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比土也。

櫛人。闕。

雕人。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莛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網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綱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筈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筈。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臬。

陶人爲甒。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穀。厚半寸。脣寸。庾實二穀。厚半寸。脣寸。

鬲獻其氣。獻能受焉。

旅人爲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崇尺。凡陶旅之事。鬻壘。薛暴不入市。器中臠。豆中縣。膊。崇四尺。方四寸。

旅人爲瓦。瓦成有方也。穀窮也。穀窮而通。角窮而已。斯爲下。周官掌客。諸侯之禮。用簋有差。唯簋皆十有二。又公食大夫之禮。稻粱用簋。則簋常以食。日已焉。常以食。則有通上下。用簋則簋從之。用籩則籩不從也。簋又內圓。有父之用。籩籩象龜。示食有節。故皆从竹。簋又作因。籩從焉。夫道也。夫外方。所以正也。內圓。所以應也。父道也。夫道也。內方。所以守也。外圓。所以從也。子道也。籩又作甌。日已焉。主以飽飢而已。匡甌皆以虛受物。

梓人爲筍。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筍。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胛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弁口。出目短耳。大胛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體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聲宜。若是者。以爲馨虞。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攬綱援箠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砥必撥。

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祝。木爲之。中空焉。空聲之所生。虞器之所出。旬均也。宜所任均焉。枸上版謂之業。則以象業成於上。而樂作於下。膏在肉上。故膏脂肉雜生。故脂羽左右翼。乃得已焉。左右自飾也。亦以飾物。果羸於質成也。無所蔽。不足於亡者也。於果爲羸矣。裸者如之。故又訓裸。五蟲皆陽物也。羽炎亢乎上。故飛而不能潛。鱗炎舛乎下。故潛而不能飛。龍亦鱗物。然能飛能潛。則唯魚屬爲炎舛乎下。舛乎下。鱗故也。凋草木生事周矣。重陰彫焉。彫以飾之。然亦周其質矣。彫羽物生事周矣。彫於是時。亦搏而彫之。玉謂之彫者。玉陽物也。彫陰物也。彫刻制焉。陰物之事。鑊所任金爲重。虞屬于任重宜者也。虞在右。能勝也。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爵。从尸。賓祭用焉。從鬯。以養陽氣也。从口。所以盛也。从又。所以持也。从余。資于尊。所入小也。爵本作獻。象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又通于雀。雀小佳。爲人所爵。小者之道。又雀春夏集於人上。人承焉。則以其類去仁。

且有禮則集。用義則與人辨。下順上逆。難進者也。爲所爵者宜如此。觚言交物無口。其窮爲觚。觚言用禮無度。其窮爲單。尊者舉觶。故于用禮戒焉。觚又爲操觚之字。觚奇則孤。偶則角。所謂譌觚如此。觶又作觥。於作也窮于止也。時詩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網與下網出舌尋，綴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梓榮於丙，至辛而落。正辛之所勝也。又謂之杵、金、木子也。正子之所勝也。梓音子，亦爲是故也。又謂之楸，其榮獨夏。正秋之所勝也。侯內受矢，外，人，或作戾，亦是意。諸侯，人，爲王受難如此。侯也，所謂侯禋是也。侯，射者所指，故侯爲指詞。鵠，遠舉難中，中之則以告，故射侯棲鵠，中則告勝焉。鵠不木處安矣。又不如燕之燕也。燕，隸土，辟戊巳，戊巳，二土也。故壯在口上，謂之玄鳥。鳥莫知焉，知北方性也。玄，北方色。故從北，襲諸人間，故從人。春則戾陰而出，秋則戾陽而蟄，故八八，陰陽所以分也。故少昊氏紀司分用此，知辟，知襲，知出，知蟄，若是者，可以燕矣。說文：燕，鷗口，布翅，枝尾。象形，不從土，北，人，八。

廬人爲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爰長尋有四尺。車戟常，曾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是故句兵，裨，刺兵，搏，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凡爲爰，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曾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凡試

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水始一勺。總合而爲川。土始一塊。總合而爲田。虛。總合衆實而授之者也。皿。總合衆有而盛之者也。若虛之無窮。若皿之有量。若川之逝。若田之止。其爲總合一也。廬者。總合之言。故廣從之爲廬。說文。廬从川。从田者。誤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塾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般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局七個。闔門容小局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門阿長十五丈。高五丈。宮隅長二十一丈。高七丈。城隅長二十七丈。高九丈。城隅高於宮隅。宮隅高於門阿。內外高下之異制。此注從訂義增。

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匠之負陰者物也。負利者人也。面朝後市。蓋取諸此。市尙利。朝尙義。尙義而無以帥之。則君子有犯義者矣。尙利而無以帥之。則小人有罔利者矣。夫者。以智帥人者也。市朝一夫。蓋取諸此。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網參分去一。大防外網。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窮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家八而歪則遂。

說文。遂从辵。家聲。家从八。豕聲。

五溝所謂遂者。水自是而之他。射隄使絃得遂焉。故亦曰遂。所謂鄉

遂者。鄉內嚮。遂外遂。夫遂者。大求而應而非生也。遂直達也。至溝。十百相葺。洫中五溝。如血蟻焉。洫又作減。成有一句。減口之一域。土也。減。水也。澮。溝。遂。洫。水會焉。春秋傳曰。自參以上稱澮。澮又作々。々會

以爲川。水有屈。屈其流也。集衆流爲川。涂依溝。故从水。有舍有辯者依此。故从余。經畧道路。以此爲中。謂之五涂。故制字如此。水束之而激焉。激則上欠而爲坎。凡激如之。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宜。一宜有半謂之欄。一欄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草無實用。于土猶半。耒而除之。乃達嘉穀。揉木爲耒。用此故也。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幅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輶。行山者仄輶。反輶則易。仄輶則完。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凡爲輶。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高六尺。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櫟次之。槩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蓄栗不弛。則弓不發。



凡相角秋潤者厚。春潤者簿。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紆而昔。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盛於割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撓。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割而不休於氣。是故脰脰。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紆而搏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呢之類。不能方。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敵之敵。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滯。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滯。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斷目必茶。斷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轡。恆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帛。則木堅。簿其帛。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帛約之。不皆約。疏數必倅。斷擊必中。膠之必均。斷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恆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恆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利也。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杼焉。故剽恆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擣幹欲執於火而無贏。矯角

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鑿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簿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堂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

多寡輕重等。而後可以謂之均。剛柔強弱稱。而後可以謂之和。多寡輕重不均。欲其和不可也。故均者

三謂之九和。此注從訂義增。

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鑄。絲三邸。漆三蚪。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臿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濇。其次筋角皆有濇而深。其次有濇而疏。其次角無

澠合澠若背手文角環澠牛筋蕢澠麋筋斤鑊澠和弓鼓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  
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睮而孤也乃用弧焉音胡疑辭也弧弓也然周官六弓有弧弓焉以授射甲革楯質者睮孤所利勝堅  
而已與王弓同則王以威天下爲義至盡善也四字從訂義增



叢書集成初編

周官新義 附考工記解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896840

0870

